



魯迅回憶錄

魯迅回憶錄

宋慶齡 周建人 茅盾等

鲁迅回忆录

一集

本社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0.25 插页 6 字数 215,000
1978年1月第1版 1978年1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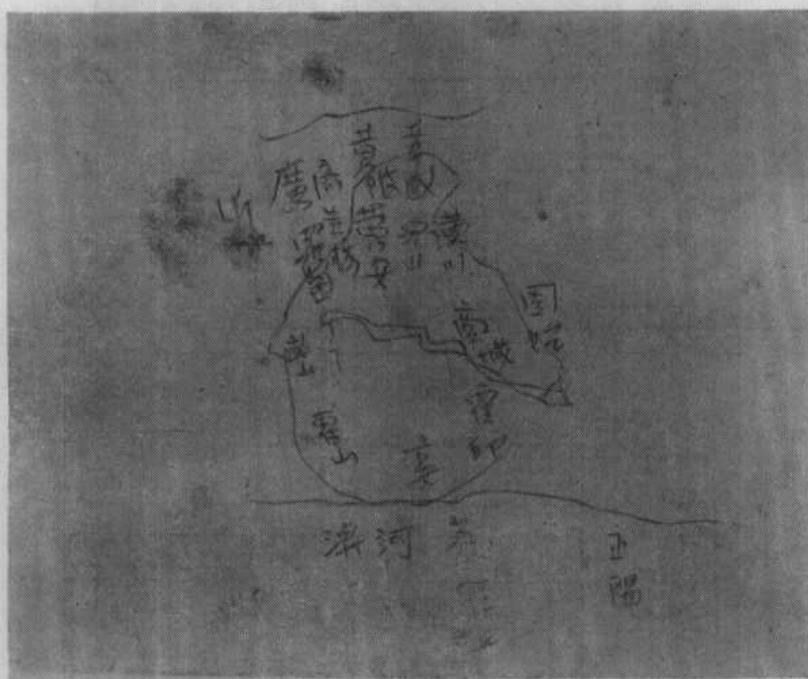
书号：10078·3002 定价：0.77元

毛主席语录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





鲁迅保存的陈赓所画红军战斗形势图



鲁迅译《毁灭》
初版书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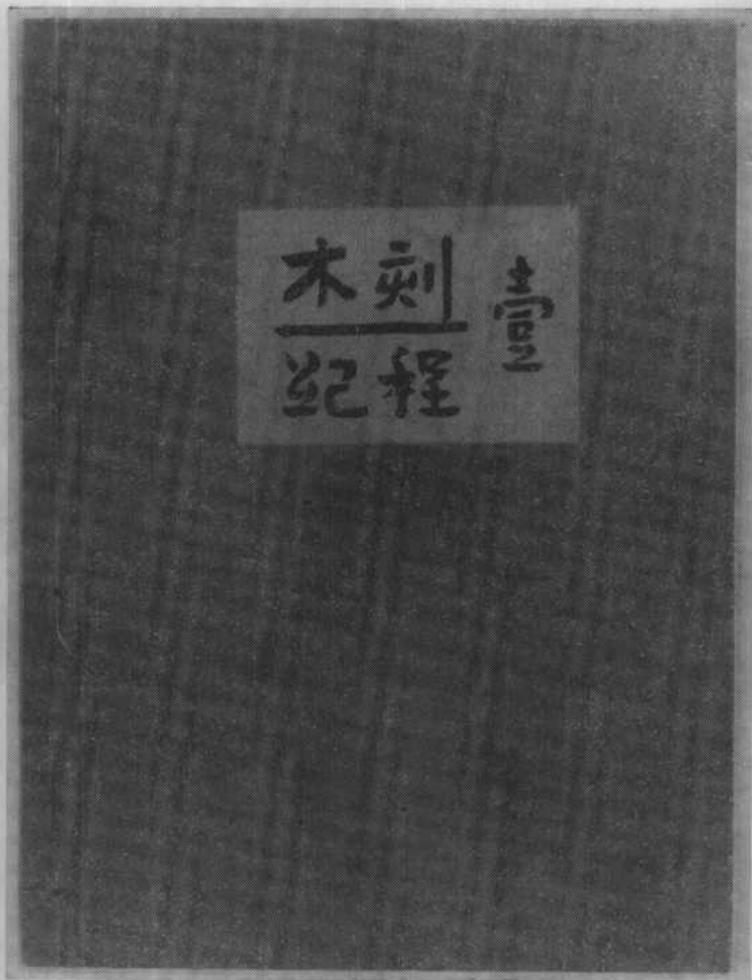
曹靖华译《铁流》
初版书影





鲁迅木刻像(曹白作)与鲁迅题句

答白刻。一九三一年夏天，全国木刻展览会正在上海同命。
但二七四元至初夏乃一毛不拔，从没有一点不刻论。王
鲁。



鲁迅编选并作序的中国新兴木刻选集
——《木刻纪程》



鲁迅在北京师范大学演讲

(1932年11月27日)



鲁迅在厦门时与“泱泱社”青年合影



鲁迅编“奴隶丛书”之一：萧红作《生死场》

目 录

- 追忆鲁迅先生 宋庆龄 (1)
鲁迅说：“轻伤不下火线！” 茅 盾 (3)
回忆鲁迅在上海的几件事 周建人 (7)
关于鲁迅先生的片断回忆 陈望道 (13)
“电工”鲁迅 曹靖华 (18)
- 往事漫忆之一
- 党最亲密的战友 邹鲁风 (25)
- 回忆鲁迅先生
- 回忆鲁迅一九二七年在广州的情况 徐彬如 (32)
永不磨灭的印象 杜力夫 (42)
读《永不磨灭的印象》 许广平 (48)
陈赓将军谈和鲁迅先生的一次会见 (50)
一点往事 唐 弼 (53)
- 纪念鲁迅诞生九十五周年
- 琐 忆 唐 弼 (61)
鲁迅和韦素园 冷 秋 (67)
鲁迅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 巴 金 (74)
“相濡以沫” 叶圣陶 (80)
笑谈虎尾记犹新 冯 至 (83)
永在的温情 郑振铎 (87)
- 纪念鲁迅先生
- 鲁迅和当年北京的几个副刊 孙伏园 (94)
忆鲁迅先生和《语丝》 川 岛 (98)

回忆鲁迅先生	靳以	(108)
有关鲁迅先生的几件旧事	魏金枝	(113)
鲁迅先生对文艺嫩苗的爱护与培育	李霁野	(115)
——《鲁迅先生与未名社》之一		
一面	阿累	(137)
写在永恒的纪念中	曹白	(142)
一木一石	赖少其	(156)
忆鲁迅先生	司徒乔	(161)
鲁迅先生买去的画	司徒乔	(164)
忘却不了的教诲	陈烟桥	(166)
——回忆鲁迅片断		
一段回忆	张望	(173)
忆鲁迅先生	刘岘	(175)
鲁迅“北平五讲”及其他	于伶	(181)
忆鲁迅先生的“北平五讲”	木将	(200)
景云深处是吾家	许广平	(208)
——《鲁迅回忆录》补遗		
鲁迅先生怎样对待写作和编辑工作	许广平	(213)
鲁迅早年的活动点滴	沈瓞民	(221)
回忆鲁迅早年在弘文学院的片断	沈瓞民	(224)
绍兴光复前鲁迅的一小段事情	周建人	(233)
片断的回忆	郑奠	(236)
回忆鲁迅先生在厦门大学	俞荻	(240)
忆鲁迅先生一九二八年杭州之游	川岛	(248)
回忆鲁迅先生	萧红	(257)
编后	编者	(293)

追忆鲁迅先生

宋 庆 龄

鲁迅和杨杏佛曾于一九一一年同在南京临时政府担任职务，但直到一九二七年同时加入中国济淮会以后，两人才有机会相识。一九三二年夏杨任中央研究院秘书时，请鲁迅先生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当年秋季鲁迅、蔡元培和我都被选为该同盟执行委员。当时白色恐怖很厉害。鲁迅住在上海虹口区，处境困难，因为那里有很多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和警察监视他。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每次开会时，鲁迅和蔡元培二位都按时到会。鲁迅、蔡元培和我们一起热烈讨论如何反对白色恐怖，以及如何营救被关押的政治犯和被捕的革命学生们，并为他们提供法律的辩护及其他援助。这个同盟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一九三三年六月杨杏佛被暗杀后，同盟即停止活动。

当时林语堂是同盟的会员，他要求同盟停止工作，说否则同盟的会员都将遭到暗杀。

英国文豪萧伯纳，有一次来我家午餐时，同盟的几位会员都在座。他早已受到英政府的警告，因而他在我处很少发言。当

时林语堂和他滔滔不绝地谈话，致使鲁迅等没有机会同萧伯纳谈话。

我最后一次见到鲁迅是在上海苏联领事馆。在那里从南京来的苏联大使勃加莫洛夫设宴请客，鲁迅亦在座。席散后放映苏联电影《夏伯阳》。电影完了后，勃加莫洛夫面询鲁迅对影片有何看法，当然他很希望鲁迅高度赞扬这部影片，但鲁迅回答说：“我们中国现在有数以千计的夏伯阳正在斗争。”

嗣后，鲁迅因患肺结核而不能再出门了。苏联政府请他到克里米亚的疗养院去休养，但他婉言拒绝了。一天早晨，我忽然接到冯雪峰的电话，在鲁迅家我曾见过冯一面。当我这次去鲁迅家时，冯同我走进卧房，只见这位伟大的革命家，躺在床上溘然长逝了。他夫人许广平正在床边哭泣。

冯雪峰对我说，他不知怎样料理这个丧事，并且说如果他出面就必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杀害。当时我想到一位律师，他就是年迈的沈钧儒。我立即到沈的律师办事处，要求他帮助向虹桥公墓买一块墓地。沈一口答应，并马上去办理。

当时白色恐怖厉害，在鲁迅的追悼会上发言要冒生命危险，我在会上致了悼词，可能有人记录下来了。记得当时在法新社工作的胡愈之亦在场。

一九七七年八月二日

鲁迅说：“轻伤不下火线！”

茅 盾

一九三五年十月革命节的下一天，A·史沫特莱通知我，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在当天晚上有一个小型鸡尾酒会，请我参加，并说当天晚上八点钟她开车来接我同去。晚上七点半，我到公共租界跑马厅(现在的人民广场)附近一家咖啡馆里等候她。这家咖啡馆是一些洋人和“高等华人”常去的地方，也是我和史沫特莱经常约会见面的地方。大约将近八点钟，史沫特莱来了，说车子就在外面。我同她出去，看见汽车停在马路对面，是辆黑牌车(那时候上海私人用的汽车是黑牌)。史沫特莱自己开车。我们一直开进了外白渡桥旁边的苏联总领事馆。

参加鸡尾酒会的约二十多人，国际友人中我只认识当时在上海出版的英文《中国论坛》的编辑，是一对夫妇。中国人中有鲁迅，许广平，郑振铎，好象也有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和廖仲恺夫人何香凝。

大家随便吃一些东西，随便交谈。史沫特莱悄悄对我说，她和一些朋友都很关心鲁迅的健康，觉得他脸上缺乏血色，又听说